

两代护林员：
守望绿色四十余载

据新华社昆明电(记者黄韬铭)今年3月12日是我国第45个植树节。天刚蒙蒙亮,65岁的王石贵就起床了,麻利地吃过早饭,穿上工作服,拿起便携望远镜和镰刀,走出花木山林场瞭望塔,一头扎进密林。护林员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花木山林场地处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林场距离陆良县城30余公里,海拔2300多米,总面积7400亩。王石贵每天的任务,就是对林场进行火情监测,守护树木。这里山陡林密,人迹罕至。每次出巡,陪伴他的只有无

尽的松涛和叽喳的鸟叫声。“巡一趟至少要花4个小时。每天巡两趟,一天就过去大半了。”王石贵笑着说。这样的日子,他坚持了24年。

王石贵的妻子满美焕也住在瞭望塔,二人共同守护这片林海。多年前丈夫刚上山住进瞭望塔时,她就每天往返于山上的林场和山下的村子,给丈夫送饭或做饭。12年前,她也被聘为护林员,与丈夫一起守护青山。森林防火期他们每天都住在山上,与青山松林长伴。“瞭望塔就是我们深山里的家。”满美焕说。

常年与青山为伴,夫妇二人和孩子们聚少离多。但只要想起花木山林场的创造者“陆良八老”,王石贵夫妇又深感鼓舞,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20世纪80年代初,陆良荒山遍布,乱石嶙峋,当地人将之称谓“光头山”。为改变现状,8名正值

壮年的汉子带头上山扎营,植树造林。多年来,他们建成了7400亩林场,累计承包植树造林13.6万亩,曾经的“光头山”现已是一片郁郁葱葱。松林绿了荒山,岁月也白了发鬓,这8名老人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陆良八老”,2014年还被中宣部、全国老龄办评为“最美老有所为人物”。

这几天,陆良县龙海乡已经在花木山开展了新一年的植树活动。龙海乡林业站站长徐见林介绍,龙海乡今年计划完成义务植树3万株,“让山更绿,生态更好。”

“我就想守好这里。这是老一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保护好。”王石贵说。朴实的语言早已内化为夫妇二人的坚定信念,日复一日践行着。24年来,花木山林场从未出现过任何火情,这是他们最自豪的事。“以前那些还没我膝盖高的小树,现在一棵棵都已经有两层楼高喽!”满美焕笑着说。

▲3月12日,王石贵与妻子在查看树木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陆良八老”在花木山林场合影(2012年3月29日,新华社记者秦晴摄);下图为:“陆良八老”之一的王长启(左七)和前来植树的干部群众合影留念(2023年3月12日,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3月12日,陆良县龙海乡林业站站长徐见林(前)背着树苗带领当地干部群众在花木山林场植树。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杨欣)初春,小雨淅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城外,8万多亩的国有林场内雾气升腾,郁郁葱葱。在这片林海的最高处西门坡,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白色火情瞭望塔,55岁的黄同维在这座瞭望塔里,一守就是31年。

榕江县是贵州省传统林业强县之一,森林覆盖率达74.18%,位居全省第三。早年间,没有卫星和监控,林间火情只能靠人眼监测。1992年,榕江县万亩林场成立,修建了这座五层的瞭望塔。24岁的林场职工黄同维接下了观测火情的任务,搬着行李进了塔。

瞭望塔顶,一张被磨到掉漆的椅子见证着黄同维31年的工作。他坐在那里紧盯着眼前的万亩林场,累了就起身走走,在几平方米的方寸间活动筋骨,水泥地面已经

走得光滑锃亮。“最远可以看到十几公里外,一溜白烟说明火情不大,或者只是村民祭祀烧纸,如果是一排烟还带着黑色,那就严重了。”黄同维说。

黄同维成家后,妻子吴再琼跟他上山进塔,成了一名义务瞭望员。“有了孩子以后分不开身,只能背着孩子一起守塔,年夜饭也是换班吃。”吴再琼说。

黄同维至今记得刚来那几年的光景:山顶不通水和路,用水要到山下林场挑,生活用品要到镇上买。“一个来回能走三四个小时,一个月要去四五次。”黄同维说。于是,夫妻俩开垦荒地,养鸡种菜,一点一点打造了自己的小家。

31年里,黄同维在妹妹结婚时去过一次浙江,儿子上大学时去过一次贵阳,除此之外,再也没有

离开过这里。“出门都要选雨季,不然走得不踏实。”黄同维说。

31年间,黄同维守护的林场从未发生过大面积的森林火灾和盗砍滥伐事件。他多次被县林业局评为“先进工作者”,两次被黔桂两省(区)护林防火联防指挥部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全国优秀乡村护林员”。

被问及最骄傲的事情时,黄同维并没有提到这些荣誉。“我是这片林子的‘眼睛’,没发生大火,少发生小火,就是最大的欣慰。”黄同维说。

▲3月9日,黄同维在林区巡山途中。

▶这是一张拼版照片。上图为:3月9日,黄同维在火情瞭望塔上观测;下图为:黄同维所负责的贵州省榕江县西山火情瞭望塔(3月9日摄)。

▼3月9日,黄同维在林区巡山时,用手量一棵松树的直径。

本组照片摄影:新华社记者杨文斌



在澜沧江源头为雪豹“画像”

新华社西宁电(记者柳泽兴)耳边传来阵阵雪豹的吼叫声,更求曲朋连做几个深呼吸平复激动的心情,蹑手蹑脚爬上峭壁。为防止惊动雪豹,他赶忙趴在积雪未消的地上,悄悄探出头,一只手托着长焦镜头,一只手按着快门蓄势待发。从上午8点半一直到11点,他成功记录下非常难得的雪豹求偶、交配全过程。

尽管已时隔5年,他回想当时情景,就像一场“撞了大运”的梦。更求曲朋今年35岁,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都村的牧民,家中世代以放牧为生。

昂赛乡位于澜沧江源头,是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雪豹之乡”。更求曲朋小时候,有一年夏天,父母说家里的一只羊被雪豹咬死了,那是他第一次听到雪豹这个名字,“当时只觉得雪豹特别可怕”。

没想到,从那天开始,他就与雪豹结下了不解之缘。

平常在草场放牧牛羊时,经常能看到有摄影师前来昂赛采风,于是,拥有一台数码相机成了他心心念念的事。2014年,更求曲朋拿出几乎半年的收入托哥哥买来了相机。

“那时候连光圈、快门、感光度这

些都不知道,就是爱拍。每天拿着相机出去拍照,要把相机拍没电了才肯回家。”他说。从拿起相机开始,拍摄雪豹就成了他的梦想,这也是许多生态摄影师的追求。

雪豹被称为“雪山之王”,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常栖息于海拔2500至5000米的山顶脊部,行踪隐秘。

2014年,更求曲朋第一次有机会拍到雪豹,但由于距离太远,镜头焦距不够,加上摄影技术不精,以失败告终。随后,他认真钻研摄影技术,向身边有经验的生态摄影师学习,同时积极了解雪豹习性,并买了一支焦距150-600毫米的望远镜头。

如今,更求曲朋对于拍摄雪豹有了丰富经验。行走在壮美的昂赛大峡谷,湍急的澜沧江蜿蜒前行,多数地方海拔在4000米以上,他却像雪豹般轻盈、敏捷地在山间攀爬,并不时拿起望远镜细细扫视群山。这一刻,身着迷彩服的他,仿佛和大山融为一体。

“雪豹主要捕食岩羊。如果发现岩羊尸体,那么雪豹一般会在附近。它要吃完岩羊才会离开,换一个地方。”更求曲朋说。

随着摄影技术不断精进,金钱豹、白唇鹿、猓猫、棕熊……越来越多的野

生动物进入更求曲朋的镜头。2018年2月,他在日常巡护中发现并拍摄到了珍稀野生动物金钱豹的活动影像,这是三江源地区首次由人直接捕捉到相关画面。

2020年8月,“我从江源来”牧民摄影师成长计划作品展上海站开幕,更求曲朋第一次到上海展示自己拍摄的照片,这让他格外自豪。“很多人都问我雪豹是怎么拍到的,想要去昂赛。”他说。

2021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三江之源”系统保护按下快进键。同年,更求曲朋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和同事一起负责巡护澜沧江源头的山山水水和野生动植物。

“雪豹和我都是大地的孩子,我们是一家人。雪豹好了,我也会更好,我们这个大家庭也会更好!”他说。随着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澜沧江源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昂赛大峡谷内记录到的雪豹个体从2017年的42只上升到现在的85只,金钱豹个体从2017年的4只上升到现在的12只。

纵使已经拍到过许多雪豹的照片,更求曲朋依然留有遗憾,“雪豹就是拍不腻,我还有很多想法。我最满意的照片永远是下一张。”

在三江源腹地为动植物“写生”

据新华社西宁电(记者顾玲、王艳)3日清晨7点左右,50岁的才项南加驾车到达西宁市北川河湿地公园。此时户外温度只有零下6摄氏度,31只白鹭正在冰面上栖息,有的笔直挺立,有的展开翅膀……才项南加从汽车后备箱包裹严实的毛毯里拿出相机和三脚架,稍做调试后,慢慢靠近。

“前些年这里的白鹭只有四五十只,去年有15只,今年比往年更多一些,昨天我拍到了50多只……”才项南加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名生态环保志愿者。2012年起,他在工作之余监测并研究河南县野生动植物情况,用镜头记录着充满诗意的家乡。

河南县地处黄河上游,三江源腹地,平均海拔超过3600米,黄河及其一级支流洮河、泽曲河等穿境而过,生态地位十分重要。近年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频在这里出现。

雪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标志。但雪豹活动谨慎,踪迹难寻。2013年10月,经过林业主管部门专业培训后,才项南加等16名工作人员在吉岗山区布设了50台红外相机。

为掌握雪豹出现的时间和区域,才项南加花了2个月时间调查,根据

雪豹活动轨迹布设好红外相机,取回照片发现,只拍到了雪豹的屁股,这“不完整”的照片是河南县利用红外相机第一次捕捉到成年雪豹的影像。

在不断收获经验中,才项南加等人于2014年4月底,共记录下16只雪豹共83张照片。这为河南县境内雪豹的分布区域、生存状态、种群数量以及雪豹行为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此后,行踪诡秘的“雪山之王”频频“出境”。与雪豹的不解之缘,让才项南加踏上了生态环保志愿者之路。

为更好记录生态环境,才项南加拿出积蓄购买相机和镜头,翻看几十页的操作说明书;上网观看课程,掌握摄影技术;学习动植物和鸟类专业知识,研究其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

“哪里发现新鸟种,我一定要去亲眼看看。”才项南加告诉记者,去年4月,河南县优干宁镇荷日恒村和泽雄村出现“大黑鸟”身影。才项南加通过望远镜观察,确定“大黑鸟”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鹇。

黑鹇是重要的环境指示性动物,对繁殖、迁徙和越冬期间的生存环境要求极高。今年元月,才项南加在河南县转了两个星期,最终在托叶玛乡仙女湖附近发现2只黑鹇在湖边悠闲觅食。

“生态好不好,野生动物说了算!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频现河南县,这是对生态保护最好的回报。”他说。

近年来,通过水污染防治、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建设、草原沙化治理等措施,河南县境内的黄河及泽曲河、洮河水质达标率达100%,空气优良率达95.1%,雪豹、黑颈鹤、马麝、胡兀鹫等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频繁出现。

10年来,才项南加行走在高山荒野间,潜入远离人烟的寂静深处,用镜头记录下秃鹫、白尾海雕、猎隼等野生鸟类250余种,野生动物50多种,高原植物900余种。

蓝大翅鸬、灰头鸬、翠鸟、草原雕……才项南加如数家珍,像行走的教科书般,直观展示出河南县的生物多样性。

最近4年,他还用相机记录下除禾本科外的900余种植物,再按照时间、地点归纳存档,以丰富河南县植物图鉴,反映生态改善成效。

电脑屏幕前闪过一帧帧画面,仿佛窥见河南县的广阔天地。“和这些动植物结伴而行,让我感觉自己就是鲜活的,记录家乡生态的路要不停走下去。”才项南加说。